



大嘴丛书

总策划 安然

我为卿狂

焦国标 · · · · · 著

- 敦煌的第一知音
- 文明冲突的实质
- 书画鸦片
- 京味自恋
- 一国两制古今谈
- 回望农民



台海出版社

我为卿狂

焦国标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卿狂/焦国标著. - 北京:台海出版社,2003.1

ISBN 7-80141-265-6

I. 我… II. 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7224 号

书 名 / 我为卿狂

著 者 / 焦国标

责任编辑 / 吕莺

封面设计 / 卓峰文化

发 行 / 台海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大地印刷厂

开 本 / 32 印张 / 10.625

印 数 / 1—6000 字数 / 250 千字

版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话 010-84045801)

ISBN 7-80141-265-6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卷 横议天下

自序：轻狂境界 / 1

- 敦煌的第一知音 / 3
- 谁配代表东方人 / 8
- 《切·格瓦拉》断想 / 19
- 杂感克林顿北大行 / 25
- 杂感布什清华行 / 29
- 文明冲突的实质 / 32
- 外事的大小 / 36
- 对谁宣誓就职 / 39
- 《纽约时报》的原则 / 42
- 亚洲价值观什么样 / 45
-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贵君轻” / 51
- 声音割据与恐怖主义 / 60

第二卷 臧否人物

- 您该写忏悔录 / 83
- 历史的鸵鸟 / 88
- 张艺谋乞灵虎狼药 / 94
- 崔永元的轻度施虐倾向 / 98
- 二月河的文字功夫 / 102
- 补正金庸 / 107
- 冷战思维子遗 / 111
- 谁是尺子谁是秤 / 115
- 人性的方舟 / 120
- 文化二题 / 127
- 王小波的传人 / 135
- 谁是伟哥 / 140
- 向孟子学习仁慈 / 144
- 忏悔的生成 / 148

第三卷 社会洞烛

- 回望农民 / 155
- 河南人肯定惹谁了 / 160
- 巴金主编的名与实 / 165
- 素质与民主 / 169
- 书画鸦片 / 173

- 人居的人文因素 / 177
- 蓦然回首语文课 / 181
- 理想国就在脚下 / 187
- 北京的奴才气 / 191
- 京味自恋 / 195
- 独立写史 / 202
- 呼唤诚实 / 206
- 体制不是替罪羊 / 213

第四卷 文史漫笔

- 英王的名称 / 219
- 一国两制古今谈 / 224
- 鸳鸯与阴阳 / 229
- 银锭与银元 / 233
- 遭遇螽斯 / 239
- 金秋不仅是物候 / 243
- 汤若望与玄烨 / 247
- 你所不知的阅读 / 253
- 天水人文 / 258
- 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 263
- 我的克隆观 / 268
- 3P 婴儿不是怪物 / 272
- 芭蕾百年 / 278

自序：轻狂境界

街上疫病流行，人人自危，我却不然：“堂堂大人一个，怕它宵小细菌病毒怎的？”人说当心病从口入，我说细菌也是肉，是肉都长膘。你说我这是卤莽不懂科学，我说我这只是心灵强大的感觉。

台湾李敖先生说，中国白话文头一名是李敖，第二名是李敖，第三名还是李敖。有老同志写文章说青年人黑发染黄是崇洋媚外，我写文章反问老同志将白发染黑是不是意欲泡妞。

这叫轻狂。轻狂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心灵强大。古今最轻狂的一句话莫过于孟老夫子“治大国如烹小鲜”。

郭沫若借炉中煤之口，说“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烧到这般模样”；一部美国电影里印第安老酋长的口头禅是“我的心像雄鹰在翱翔”；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充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大地爱得深沉”；而今我要说，“为什么我是这样轻狂？因为我心中充满忧愤、感伤、光明和希望！”我为卿狂，

我为卿狂

卿是谁？卿是真善美，卿是自由平等正义正道正气和爱，卿是理性良知知识和思想，卿是父老乡亲，是祖国是人类是万物生灵。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凜然万古存。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是为序。

第

一

卷

横

议

天

下



敦煌的第一知音

常常能看到斯坦因的名字,特别是20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期间,有关单位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活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敦煌艺术大展”前人头攒动,兰州歌舞剧院专此排练的大型舞剧《大梦敦煌》在京沪赢得如潮好评,媒体报道轰轰烈烈。此次纪念活动可谓百年内最大规模的敦煌知识大普及。与此同时,一桩历史公案,即斯坦因等人在敦煌的行为及其评价,也分明地凸现在更多的国人面前。一位散文家称斯坦因氏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文物大盗”,“一个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像所有的小偷一样,斯坦因也忍不住把他的爪子伸得老长”。新闻史教科书这样写道:世界上最早的报纸是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所藏编号s1156的那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归义军进奏院状,系“本世纪初斯坦因从我国敦煌石窟盗走的珍贵文物”。可是耳闻了这些纪念活动,翻阅了有关历史资料,深感目前对斯坦因的评价有欠公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冤案。斯坦因与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搭界,他的敦煌之行怎么也提不到

侵略、欺辱和掠夺的高度。相反,如果说莫高窟文物真有价值的话,那么斯坦因是它的第一位知己。

先说与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搭界。斯坦因是匈牙利的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做过印度旁遮普大学东方学院校长。他一生5到莫高窟,1907年4次,1914年1次,每次都是以考古学者的身份而来,没有带帝国主义的一兵一卒。他与藏经洞的监守者王道士所打的交道都是纯粹的个人之间的试探、磨合和协商,与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上签订条约完全不一回事。斯坦因的敦煌之行,连帝国主义的影子也没有。即便是说斯坦因“欺骗”了王道士,这罪名也太重了点儿。所谓“欺骗”,无非是说斯坦因故意压低经卷的价值。事实上,哪个买方不是如此呢?藏经洞的经卷(包括一切文物)到底有多大价值,很难讲。在文物问题上,垃圾和连城璧常常是一个东西。斯坦因到来之前,有些经卷已经被王道士分送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如官员和士绅等,并没有谁真把它当回事,还有地方官说那些写经算什么东西,还没有他本人的字写得好。然而,斯坦因却用尽心机与王道士周旋,不惜花大量的马蹄银以换取这些“废纸”。这个身价,实在比原先高得太多了。王道士不是小孩子,并不是斯坦因“欺骗”了他,而是他(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就这么个认识水平。在当时中国人眼里,除了八股文,除了四书五经,其他古文献全是垃圾。斯坦因得到这些东西以后,是大为窃喜,可这是人之常情,到潘家园、琉璃厂买到得意古董的人个个如此,没有例外,与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与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心情更是完全彻底地不同。再说,王道士拿这些“无用”的经卷换得这么多雪白的银子,

也未必不认为斯坦因真是头号傻瓜。这是一场单个人对单个人的交易，不存在帝国主义，也不存在欺骗。

再说斯坦因是第一知音。斯坦因到敦煌以前，藏经洞的经卷已经流失数年，没有人真正了解它的价值。如前述，文物价值的确没准星，垃圾与拱璧一回事，地方官或当成古董送人，或视为累赘，甚至在斯坦因将敦煌文物在国际上炒红之后，所有的写本还都是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车运送至京的。沿途大小官吏和经手人，层层盗窃，巧取豪夺，不可细述，甚至有官员为了凑齐装箱时的数目，不惜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为三。相反，斯坦因先是花几年功夫在欧洲八方游说，宣讲敦煌，筹集经费，最终不远万里而来，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杨玉环”推向世人面前。流散在西北、京师和全国各地官绅手中（这个恶习一直持续到康生、张春桥时代还是这样，至于今天是否有人仍然如此，且等日后揭露出来才要确定）的敦煌文物再也没有下落，而斯坦因所得的九千多卷写本和 500 多幅佛画却悉数归藏伦敦大英博物馆。爱心境界之高下昭然若揭。海外汉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敦煌学，而敦煌学的鼻祖不用说就是斯坦因。把好端端一个东方文明的追星学者诬为帝国主义强盗，实在是冤枉。斯坦因之后，又有几拨西方（包括日本）敦煌迷远道而来，搜求文物，手段与斯坦因差不多，与八国联军士兵则差太多。俄国人奥登堡（像小偷）“顺”走了第 263 窟的壁画，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 1923 年到达莫高窟，用胶布将石窟壁画沾走 3 万多平方公分，另有许多被损毁，这些虽皆不足称，可是毕竟是单个人的行为，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天差地别。

让我们再咬文嚼字一番。配合这次敦煌百年纪念活动，

老北大红楼国家文物局门前报栏里搞了个敦煌图片展。关于斯坦因，展览介绍道：“英国人，三次中亚探险劫掠敦煌文物和文献总数约2万余件。”试问什么叫“劫掠”？《现代汉语词典》说是“抢劫掠夺”。我们不再追问什么是“抢劫掠夺”了，总之构成“抢劫掠夺”的要件起码一是暴力，二是人多势众，而且带家伙，枪炮棍棒之类。请问斯坦因用暴力了吗？他人多势众吗？他动刀枪了吗？他挖空心思搜寻话题讨王道士的开心（根据情况分析，斯坦因推断王道士崇拜唐僧，于是他就找有关资料来读，以期与王道士有共同语言，博其欢心），这是暴力吗？他仅带有中国翻译和脚夫，这叫人多势众吗？我并不是一定要为斯坦因翻案，而是求真求理。对他一个外国人，一个死了的外国人，如果我们就可以不顾历史事实随意安插罪名，制造冤枉，而且心安理得，那么我们同样可能对一个“内国”人，一个死了的“内国”人，制造冤枉而无动于衷。由此类推，将不知伊于胡底。说不知伊于胡底，其实是可以知道这“底”的，那就是对加于活着的中国人身上的冤屈不实之词，也可能同样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我们决不能说这个人已经不会申辩或已经剥夺了他申辩的机会就爱怎么编排怎么编排。这是一个不忍之心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大是非。历史人物的名誉权（也可以看作是人权的一部分）与现实人物的名誉权并没有隔着山海关！

最近北京电视台播出《神奇的地球》，中央台播出的《地球的故事》，内容基本上都是欧洲博物学家在全球各地的考古、考察。这些人都是斯坦因的精神和职业传人，敬业，献身，可亲可敬，功在全人类。他们就是今天的斯坦因，斯

斯坦因则就是 100 年前的他们，我看不出来斯坦因比他的这些后学们邪恶哪怕一分一毫。说斯坦因是强盗，实在是叫人不忍，他实在是一个在东方古老文明面前十分谦卑的学者。斯坦因之所以被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欺侮联系在一起，原因有二：一是成分论投影作祟——近代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其成分是帝国主义强盗，斯坦因来自西方，没说的，其行为自然就是列强行为，就像地主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女；二是过度开采历史资源的体现——不惜扭曲历史真相来为某种政治服务，就像不惜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以求经济的一时发展一样。这样不顾历史事实的判断，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除了冤枉斯坦因本人，还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给“中国威胁论”提供论据。多年来，不仅过度开采了历史资源，也过度开采了道德资源，以致对历史说教和道德说教，人们一听就起反应。

谁配代表东方人

在我印象中，东方大言谈人权的没有几个人，马哈蒂尔是一个，苏哈托是一个，还有其他几个，总之是很少的。中国人有一种因人废言的劣根性，所谓因人废言，说俗俚一点就是不相信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我是中国人，自不例外，也常常因人废言。这几个爱谈人权的人，我真心佩服的不多。苏哈托就彻底露馅了，苏氏家族对国家资财的鲸吞（媒介普遍的说法是150亿美元），以及对华人的恶性歧视，足以证明他根本不配谈人权，纯粹歪嘴和尚念经，纯粹东方的人权耻辱。所以这几位谈人权的话，包括以他们几个为主力队员的东方人权运动，我是很不放心的。基于这样的偏见背景，缺乏系统的人权知识的我，对《东方人看人权——东亚国家人权观透视》一书（北京大学罗艳华著）就很感兴趣，于是买来一看。此书给我许多新知识，也有不少提法引发我别样的看法，评点如下：

原文：人权应该有普遍的标准，但它不是西方的标准，

因为西方在这个世界上只占少数。如果采取一人一票制，西方是寡不敌众的（李光耀语）。

焦国标评点：难道东方的人权标准是一人一票投选出来的吗？不是。是像李光耀这样极个别的一小撮东方人信口胡诌出来的。因而实际上所谓东方人权标准（其实东方压根就没有成型的标准）所代表的人数更少，因为东方统治集团本身就不是投票产生的，它制定的人权标准因而更缺乏民意基础，比西方人权标准更等而下之。西方的统治集团好歹还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因而它的人权标准底盘还要可靠点儿。

原文：《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些不理解贫穷国家需求的大国制定的”（马哈蒂尔语）。

评点：一些大国的确理解不了某些贫穷国家统治集团的奢华需求、腐败需求、钳制思想的需求和草菅人命的需求。在我看来，某些贫穷国家的领导人所谓争取国权的斗争，实际是在他们的国际同事之间争人权，因为人家把他们在国内搞的那一套视为不齿于人类之举，而他们非要让人家承认那是人类的正常行为。这情形就像一个打骂老婆、虐待老母的恶棍，街坊说那不是人做的事，那恶棍却非要让街坊们承认打骂老婆、虐待老母是家事，与别人无干，是家权范围的事，不是人权范围的事。这样，恶棍就可以在逻辑上作为一个人而自立于街坊。可是要知道，对被打骂的老婆、被虐待的老母而言，在家里被打不止是恶棍家权内的事，更是活生生的人权问题，因为她们是人啊。在哪里（家里或大街上）